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 许地山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文化透视

孙玉生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中文系,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要]许地山的文学作品具有浓郁的宗教文化意识,这种文化的构成并非是单元化的,它既有佛教的,又有基督教的,有时又是两种宗教义理的杂糅和融合。作家在作品中对于“人生苦”、“博爱主义”等的重组和建构,展示了作家的时代痛苦和对未来和谐社会的希冀,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功能和理想的价值评判色彩。但作家在接受和诠释这些文化理念的同时,也进行了理性的积极的反叛,消解掉其中不合理的宗教形式和有悖于我国国情的部分,体现出作家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

[关键词]许地山;佛教;痛苦;基督教;希冀;反叛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6)12-0169-03

许地山的创作文本充溢着浓郁的宗教文化意蕴。这种借宗教符号系统抒写出的情感话语,既展示了作家的创作心理机制和精神向度,同时又包涵了作家对营造社会良好氛围的希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于许地山的创作文本,试图探究其文学作品的宗教文化现象。

## 一、生本不乐:菩提树下的精神苦痛

“人生苦”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内容。这一文化内涵在许地山文学作品中的建构,成为其表达情感体验的一种特殊的抒情话语,而这种借佛教义理所传达出的人生理念和哲学思想,又恰好折射出了作家的精神苦痛。

佛教教义繁杂,而又宗派林立,但无论哪一宗派,其理论的宗旨都离不开对芸芸众生关于“世间苦”的教化。“《涅槃经》中就以‘八相之苦’,即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盛苦”<sup>[1]</sup>来阐释人间所遇之苦。许地山深深感受到了人生苦难的真谛。在《空山灵雨·弁言》中的开头作家就感叹:“生本不乐”。这是许地山对“人生苦”的诠释,也是他宗教人生观的外化,更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饱尝人生苦难后所体悟到的人生困惑。

《空山灵雨》小品文中的种种意象,是对“生本不乐”的最好具体诠释,《蝉》中的“蝉”在大自然中,处处都会遇到危险的信号:能够打湿蝉翼的急雨,高处落下的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以及贪婪馋嘴的蚂蚁和飞鸟,这些无时无刻

不危机蝉的生命。作者以“蝉”的命运,暗示了人生艰辛,命运多舛。《梨花》中落地后要经历种种厄运的梨花,《疲倦的母亲》中的因疲倦、劳累不愿答话的母亲,《补破衣的老妇人》中满脸皱纹且带着“生底痛苦”的补衣老人,都形象地表现了人们在世间的无奈、痛苦和艰辛。

“美和爱”是中国现代作家抒写的常见主题,但这一主题在许地山的笔下却变成了抒发“人生苦”的意象符号系统。在《爱的痛苦》《爱就是刑罚》《美的牢狱》等散文中,作家阐释了“人生苦”的普遍性。爱是一种痛苦,爱是一种刑罚,美是一座牢狱。“美和爱”本来是一组能够给人精神上带来愉悦的意象,它本应该具有绚丽迷人的光环,但在这里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精神上的痛苦。较能形象地概括出许地山的这种宗教文化意蕴的乃是《海》这篇散文。“人底自由和希望,一到海面就完全失掉了!因为我们太不上算,在这天涯浪中无从显出我们有限的能力和意志。”只能“眼看着载我们到半海就毁坏的大船渐渐沉下去。”许地山以“海”来象征“人生之苦海”,强调任何人在人生的航程中,都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险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人生苦海浩瀚无边,人在大自然面前又是那么的渺小。

和许地山的散文一样,这种对“人生苦”、“苦海无边”的张扬,在许地山的小说中也不乏其例。《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正是在瑞大光塔的灵光的感召下,在“涅槃节”,携手步入湖水。而“咱们是生命底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快乐得很”的心理昭示以及敏明在

[收稿日期]2006-10-08

[作者简介]孙玉生(1966-),男,黑龙江牡丹江人,副教授,文学硕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涅槃”前的那段祈祷文，都洋溢着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可以说敏明、加陵正是在顿悟到“人生苦”之后，才在“涅槃”节的月明之夜，完成他们的生死轮回的。《商人妇》中的惜官，可谓饱尝了世间之苦，但她对于自己的苦楚又有她自己的看法：“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说，眼前所遇底都是困苦；过去，未来底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苦和乐没有明显的界限，苦就是乐，乐就是苦，即一切皆苦。这是惜官对于苦乐的独到见解。显然，这也是一种佛教情结。

有人说，许地山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人生苦”的文化意识，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诚然，这种说法是不错的，因为任何一种宗教文化都有它消极的一面。但许地山在努力建构这种宗教文化时，总是把它的负面效应降低到最小值。况且许地山借佛教文化所抒发出来的人生之苦，大都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正像他自己所言：“所以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sup>[2]</sup>也就是说，这种“人生苦”也是现实生活的必然反映。而许地山所发出的这种菩提树下的痛苦呻吟，却也隐含了对那个造成人生痛苦社会的愤懑之情和强烈的控诉，这又不能不说没有社会意义，虽然他“只愿作一些补缺拾遗的工作”<sup>[3]</sup>。而这一点，又恰好说明了他自我意识的觉醒。

## 二、博爱与牺牲：十字架下的社会希冀

许地山并没有自己完整的神学体系，但他的文学作品到处律动着基督的音符——博爱主义和牺牲。作家对其在文学作品中的重构，主要是由于“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sup>[4]</sup>，与其道德操行标准的统一。而许地山对于基督这种“博爱”、“牺牲”的精神遇合，既散射出其内在的多元文化品位，又凝结了作家所寄予的种种社会理想。

博爱主义是基督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形式上表现为宽恕和怜悯。这种教义宣扬四海皆兄弟，彼此应该互相爱怜。既要爱上帝，又要爱众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国之梦。如《约翰一书》中说：“亲爱的兄弟呵，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呵，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sup>1</sup> 耶稣还强调：“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sup>[5]</sup> 而最能体现这一文化特质的作品，恐怕要属许地山的小说《缀网劳蛛》这篇作品了。尚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徒，她宽恕盗贼，更宽恕对其行凶的丈夫，尚洁之所以能够怜悯一切，宽恕一切，其实正是基督的博爱主义使然。而在这之后许地山创作的小说中（除《玉官》外），虽然作品的主人公都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却仍然蹈矩着尚洁“博爱”的情怀。《人非人》中的陈情为了资助烈士的寡母，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解放者》中的绍慈更象是一个博爱众生的转世基督，他因爱怜刚刚生下的弱小羔羊，不惜重金买下，当了

“羊妈妈”。他曾帮助孤女逃出火坑，后来又为救出革命者邦秀，义无反顾，但不幸淹死在苇塘里，践行了耶稣“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sup>[5]</sup>的告诫。《春桃》中的春桃维持“一女二夫”奇特的家庭模式，也显然含有基督教博爱主义的理想成分。正如美籍华人夏志清所指出的那样：“许地山所关心的则是慈悲和爱这个基本的宗教经验，而几乎在他所有的小说里都试着让人知道这个经验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sup>[6]</sup> 这里“慈悲”属于佛教的范畴，而“爱”正是基督的爱。

许地山在小说中所宣扬的这种“爱”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一般的爱只是意味着关心他人，意味着把他人当作人来尊重，或者说就像赫胥黎给爱定义的那样“持久地充满感情地关怀他人”。而基督所提倡的爱除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爱之外，还特别强调这种爱不只是关怀爱我们的人，也应该关怀不爱我们的人。也就是说爱必须是一种所有人的行动，不管这些人做了什么，也不管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如何，爱必须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对那些伤害了我们的人也要爱。所以他们的爱并不仅仅是回报他人的仁慈和恩惠，而是更加强调去爱自己的仇人，去爱伤害过自己的人。这正是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地方。

许地山在艺术创作中极力涂抹的基督“爱的光环”，无疑也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在许地山的人生观中，有一种造福于人类的献身精神，那就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精神在他的散文《落花生》《生》《愿》等中却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落花生》中，作者希望自己做一个像花生那样有用的人。在《生》中，自己又希望做一片可供美丽的昆虫做巢，可以让小鸟在上面休息的龙舌兰的叶子。在《愿》中，他又希望自己做调味的精盐，融散自己的形骸，“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这种甘愿牺牲自己造福于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然和基督教的博爱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正像周作人所指出的，“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sup>[7]</sup>。可见，许地山人道主义的形成和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说，这种人道主义人生观建构的基础就是基督教的博爱主义。而许地山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侧影。

总之，在许地山看来，基督的“博爱主义”是基督教最有价值的核心，它不仅体现了基督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且具有鲜明的惩戒作用，它对于个体断裂人格的修复和重建，对于社会整体道德修养的培植和重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人们只有像基督那样通过爱把人放到一个绝对的价值之上，牺牲个人利益，放弃财富的占有，这个世界才是最理想的和谐所在。许地山在文学作品中极力所展示的“爱”的大一统，正是作家遭受人生痛苦后，借“十字

<sup>1</sup> 《新约圣经》中的《约翰一书》，见于吕大吉著《人道与神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4-215页。

架”所表现出的对人生社会的一种希冀。尽管这种理想的价值观念在今天看来明显带有的空想性质,但在当时却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人生价值的积极探索。

### 三、认同与反叛:精神理想的探索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地山是一位精神理想的探索者,也是一位精神家园的“盗火者”。他的漫漫宗教探索之路,也恰好反映了他对宗教的认同及反叛。

许地山的宗教气质受其宗教家庭氛围的影响。父亲许南英是台湾清末民初著名爱国诗人,号为“留发头陀”和“毗舍耶客”<sup>[8]</sup>,则可以证明其父是一个对佛教具有浓厚兴趣的人。母亲吴氏,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养“做牺牲的圣畜”——“天公猪”,而且经常“到关帝庙求签”<sup>[9]</sup>。此外,许地山的妻子林月森也恐怕是信佛之人。在她去世一周年后,许地山曾写下诗歌《落花生舌》在第二首诗中作者写道:“你本是一个优婆夷,所以你底涅槃是堪以赞美”。这里的“优婆夷”是一个佛教词语,“居家信徒,男性称为‘优婆塞’,女性称为‘优婆夷’”。如果说许地山的家庭是一个宗教家庭的话,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许地山和宗教的结缘,与他的特殊生活经历也是分不开的。1908年,16岁的他曾“居广州和梅宿舍(辟六榕寺内官房数间名为和梅宿舍,为兄弟学塾)……”耳濡目染,领略到佛寺的神秘与神圣。“1913年,赴缅甸仰光任教,到1915年12月才回到祖国。”“1916年,24岁的许地山到福建漳州华英中学任教,后加入闽南伦敦会”。可见,许地山这时不仅对佛教开始产生一定的兴趣,而且对基督教也拥之入怀。尽管后来对其教义产生了不满,但他死后被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坟场,又说明了他与基督教的缘分。

许地山192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旋又入燕大神学院研究宗教。192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获得神学士学位,并在该年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参加了在清华学校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参加了讨论,发表了《宗教的生长与灭亡》和《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等文。“1923年,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及宗教比较学。”……“次年九月,转入英国伦敦牛津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sup>[10]</sup>可见,这时的许地山不仅仅对宗教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当然,许地山对宗教的涉足也有一定的社会因素。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数年内,这是20世纪中国最为苦难的一段时期。这种灾难包括当时黑暗的政治统治,持续不断的战争。而这时,西方文化又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于是,这种灾难便和西方的文明进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灵与肉的强烈碰撞,把富有时代感和民族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牢牢地钉在精神痛苦的十字架上。这些因素都会促使他较容易地投入宗

教的怀抱。许地山对宗教的依恋就是当时政治动乱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的需要。五四时期,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佛教倍受青睐,也是由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佛教义理在认知上的同构。而许地山在抒发这种人生痛苦时,又能较容易地找到一种特别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即用他所熟悉的宗教义理来传达自己的痛苦感受,表现自己对未来社会氛围希冀。因为文学作品中,某种内在的精神蕴涵要找到相应的外在表现形式,才能最终成为文学现实。

许地山的文学作品主要渗透了佛耶两种文化意识。但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地山对宗教的认同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的上皈依,因为许地山强调对待宗教的态度应当少注重思维,多注重实行,提倡对宗教文化的接受要有科学的精神。所以,许地山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他的宗教气质的根本,只不过是长期对多种门类宗教研究后所产生的一种兴趣,而这种兴趣的生成又促使作家和宗教更为紧密的结合,最终达成了作家人生价值观念和某些宗教义理在认知上的一致。于是作家便信手拈来作为建构自己人生价值观念的基础,而他并不在意它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甚至是佛耶两种宗教文化的杂糅。但宗教的某些观念和自己人生理想的相悖,又使得作家刚刚扬起宗教的理想大旗,又步上了遥遥的反叛路途,毕竟“近代输入的佛耶两教又多背我们国性的部分”<sup>[11]</sup>。所以许地山在阐释宗教义理时,有时又要进行适当的反叛,这本身并不矛盾。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许地山文学作品中宗教文化并不是对宗教原始宗教文化的克隆。

#### 【参 考 文 献】

- [1] 汤一介.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183.
- [2] 许地山.序《野鸽的话》[M].许地山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201.
- [3] 杨刚.许地山选集·序[M].北京:开明书店,1952
- [4]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M].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83.
- [5] 新旧约全书·新约全书[M].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 115.
- [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111.
- [7]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J].小说月报(第12卷),1921(1).
- [8] 许地山.窥园先生诗传·精读·许地山[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357.
- [9] 许地山.延平郡王祠边[M].许地山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341.
- [10] 周俊松.许地山年表[M].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许地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11] 许地山.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M].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许地山.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323-325.

〔责任编辑:曹金钟〕